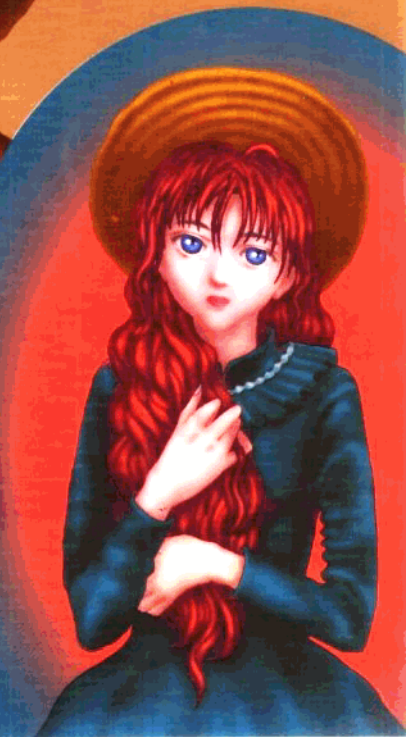


简·爱

〔英〕夏洛蒂·勃朗特 著

世界名著经典 全译本



明天出版社

主编话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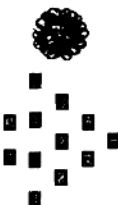
把世界名著的一个很长的故事，变成一个短些的故事，也是一门艺术。让年龄还小、每天要忙着去上课的你，在有限的空闲里先读读这短些的故事，接触人类最伟大的文学，真是件很好很美丽的事情，很有意义和必要。

故事都是照样精彩的，也完全可以领略到文豪们原本的文笔和才华。我们在做着这一件缩短的事情的时候，每一刻都心怀虔诚、不敢大意，每一句写下时都认认真真实现着最好的感觉。

一些年之后，你要长大。你会去读故事的原著的。在那个长的字数里和厚度中，能领略的当然更多更完整。但是你心里总明白，最初的迷恋和吸引是那个短和清晰的故事。它是一座引导了你的桥。

现在，你正是在这座桥上走。桥的对面是一片很大很大的原野与风光。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们在看你朝他们走去。他们对人类走向他们心怀期待。一代一代。

关于这本书



一个半世纪前，英国出版了一本署名为柯勒·贝尔的长篇小说：《简·爱》。一时间，轰轰烈烈的赞叹和攻击携着对作者真实身份的纷纷议论，飞飞扬扬了半年多。而作者却在第一版出版两个月之后的第二版序言中微笑着写道：“感谢读者，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。”

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——这是主观的评价。

《简·爱》是夏洛蒂的代表作，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显著地位的小说，是世界闻名的一部小说——这是客观的评价。

小说中女主人公个性的光辉和男女主人公对话的精彩，是作品的最具魅力之处——这是作为缩改者的评价。

张友珊

罗切斯特先生一定解析过“幸福”的分子结构，要不然，急躁的个性何以有此耐心！



关于“平等”的全部内涵，简·爱最有权注释。

假如
伪善需要
包装，那
么属于布
洛克赫
斯特的
那份全然
可以免此
累赘。

谭波尔小
姐真该庆幸自
己的作用：引玉
之砖往往比偶
像更为实在。



第一章

那一天不可能去散步了。

我倒是很高兴，我素来不爱远距离的散步，特别是在寒冷的下午。对我来说，在阴冷的黄昏回家实在可怕，手指和脚趾都冻僵了，还得听保姆白茜的责骂，弄得心里很不痛快，而且自己觉得体质不如伊丽莎、约翰和乔奇安娜·里德，又感到低人一等。

伊丽莎、约翰和乔奇安娜·里德是女主人里德太太心爱的儿女，这时候，他们都在休息室里，正簇拥在他们的母亲周围。她斜靠在炉边的沙发上，望着这会儿不吵不闹的宝贝们，看上去很是快活。不过，即使此刻上帝赐予了她一份好心情，她还是没法容得下我这个横竖不讨她喜欢的外甥女。她还说，这完全是我的错，她很遗憾。这会儿，又因为我的“多嘴”而下了驱逐令。

休息室的隔壁是一间小小的早餐室，我溜进了那间屋子。那儿有一个书架。不一会儿，我就拿到了一本书，我特意挑了一本图画很多的。我爬上窗台，缩起脚，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，把波纹红呢窗帘几乎完全拉

拢,我就加倍隐蔽起来,仿佛坐在神龛里似的。

层层叠叠的猩红帷幔挡住了我右边的视线,左边却是明亮的玻璃窗,它保护着我。

我看的是一本《英国禽鸟史》。我并不急于看画面,而是先跟随导言的指引去看看海鸟常去的地方,去看海岬、荒岛、寂墓、破船……

画面出现了。每张画面都有一个可怕的故事,幽灵和绞架不时把我吓得赶紧翻过书页,可它的神秘和有趣又使我忍不住翻回来重新细看。

这会儿,我真是快活。不过,这短暂的快活还是被打断了。早餐室的门被打开了。

“呸! 阴郁小姐,她在什么鬼地方? 一定是跑出去淋雨了。坏畜生!”这是约翰·里德恶毒的声音。

“她在窗台上呢,准没错!”这是伊丽莎白得意的声音。我赶紧出来。

“你要怎么样?”我既难堪又胆怯地问道。

“说‘你要怎么样,里德少爷’,”这时约翰·里德已经像座凶神似的在我面前了,“我要你上这儿来。”他要我过去站在他面前。

约翰比我大四岁,那时我才十岁。又胖又大的他,坐着都快比我站着高了。他是个毫无感情的人,即使是对他的母亲和姐妹,对我更是充满了恶感,尽管我永远也搞不明白这些恶感因何而起。

他经常欺侮我、虐待我,我的每一根神经都怕他,无

论是受了他的恫吓，还是受了他的折磨，我都无处申诉。这是因为仆人不愿得罪他们的少爷，而里德太太总是装聋作哑。

我已经习惯于服从约翰，我来到他的椅子跟前。他以不伤害舌根为限度尽可能地对我伸出舌头，居然伸了有三分钟之久：这是他打人的信号。果然，灾难又一次落到我的身上，我打了个趔趄，好不容易站稳了，连忙从他椅子那里后退了两步。


“谁叫你刚才回答妈妈的时候那么没有礼貌，”他说，“谁叫你鬼鬼祟祟地躲在窗帘后面，谁叫你两分钟以前眼睛里露出那副鬼神气，你这耗子！”

我听惯了约翰的责骂，从来不想回嘴。我盘算的只是：怎么来忍受那一定会跟着谩骂而来的殴打。

当约翰知道了我正在看属于他的书时，更是大发雷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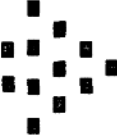

“你没有权利拿我们的书。妈妈说你是个靠别人养活的人。你没有钱，你父亲没给你留下钱。你该去要饭，不该在这儿跟我们这些绅士的孩子一起过活，跟我们吃一样的东西，穿我们妈妈的钱买来的衣服。听着，你乱翻我的书架，我要教训教训你。书是我的，整个房子都是我的。去，站到门口去，要离开镜子和窗户。”

还没等我明白他的用意，书已经被扔过来了，正好打在我身上。我跌倒了，头撞在门上，磕破了，血淌了出来。疼痛和恐惧突然间使我变得无所顾忌。



“你这男孩真是又恶毒又残酷！”我说，“你像个杀人犯，你像个虐待奴隶的人，你像罗马的皇帝！”我大声说出的这些话，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。

“什么！什么！”他嚷道，“你敢对我说这样的话？伊丽莎，乔奇安娜，你们听见她的话没有？我还不告诉妈妈吗？可是我要先——”




他头向前朝我直奔过来。我觉得他揪住我的头发，抓住我的肩膀，他已经在跟一个不顾死活的家伙肉搏了。我看他真是一个暴君，一个杀人犯。我觉得有一两滴血从我头上滴下来，顺着我的脖子流下去，还感到一种剧烈的痛楚。这种种感觉一时压倒了我的恐惧，我发疯似的和他对打。我自己也不大清楚，究竟用我的双手干了些什么，只知道他骂我：“耗子！耗子！”还大声吼叫。伊丽莎和乔奇安娜已经跑去叫里德太太了。她上了楼，即刻就赶到闹事的地方来，保姆白茜和她的使女阿葆特也紧跟着来了。我们被拉开了，我听到这样的话：

“啊呀！啊呀！多撒泼啊，居然敢打约翰少爷！”

“谁看见过这样发脾气的！”

这时，无论何种浓彩重墨的评论，对于我都已是无所谓了，惟有里德太太的命令才是最可怕的。

“把她拖到红屋子里去关起来。”立刻就有四只手抓住我，把我硬拖上楼去。



第二章

我一路反抗，这在我是件新鲜事，可这样一来，便大大增强了白茜和阿葆特小姐对我的恶感。此刻，在她们眼里，我已经不是“爱小姐”，而是一只疯猫，一个不要脸的东西。事实上，我有点儿失常，有点儿超出我自己的常规。我意识到，片刻的反抗肯定会给我招来意想不到的惩罚，于是，我像任何一个反抗的奴隶一样，在绝望中下了决心，要反抗到底。

这时候，她们已经把我拖进了里德太太指定的那间屋子，把我按在一张凳子上。我一心要像个弹簧似的蹦起来，她们的两双手立即把我抓住。

“你要不乖乖地坐着，就得把你绑起来。”阿葆特甚至已经准备从她的胖腿上解下吊袜带，这其中包含的耻辱，实在叫人无法忍受。

“别解了，”我叫道，“我不动就是了。”

我双手紧紧抓住凳子，作为保证。

于是，她们总算住了手，可要她们住嘴还不可能。她们像是获得了一个大有发掘潜力的话题，尽可能充分



地施展自己的评判才能。没完没了的数落,其中心只是一个:这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,纵然最终被太太撵出家门,也是罪有应得。

听了这些话,我无话可说,这些话对我来说并不新鲜,我最早的生活回忆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暗示。这种指责我靠人养活的话,在我耳朵里已经形成意义含糊的陈词滥调了,叫人非常痛苦,非常难受,但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,其中的所谓“理由”又只是似懂非懂的。

也许是觉得还没说够,临走时,阿葆特更刻薄地扔下一串话:

“上帝会惩罚她,叫她在发脾气的时候突然死去。那时候,看她能上哪儿去?来吧,白茜,咱们走,别管她,我决不会得到她的好感。爱小姐,等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,做做祷告吧。你要是不忏悔,准会有样什么邪恶的东西从烟囱里下来,把你抓走。”

她们走了,关上了门,随手上了锁。

我被关在红屋子里了。

这间红屋子,是整所房子里最宽敞、最堂皇的一间。考究的桃花心木家具、红色的帐幔、窗帘、地毯和白得刺眼的床罩、大安乐椅,组成了一个庄严而神秘的空间。当然,它的庄严和神秘更在于:里德先生是在这里去世的。这屋子被一种凄凉和哀伤的神圣感笼罩着,以至于不常有人闯进来。

我被恐惧包围着。大镜子里的我瞪着大眼睛,活像

一个真正的幽灵。我从矮凳上站起来又坐下去，激愤的血液依然在奔流。

约翰·里德的种种暴虐专横，他姐妹的种种骄傲冷漠，他母亲的种种憎恶，佣人们的种种偏心，一古脑儿都像积聚在浑浊的井里的污泥沉渣一样，在我混乱的脑海里翻腾起来。我为什么老受折磨，老受欺侮，老挨骂，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呢？我为什么从来得不到别人的欢心呢？为什么我竭力讨人喜欢也没有用呢？我不敢做错事，我竭力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，而从早到晚，整天都有人骂我淘气、讨厌、阴险、鬼头鬼脑。难道暴虐专横、骄傲冷漠反倒是应该得到纵容的吗？

我被打倒，头还在痛，血还在流。约翰粗暴地打了我，没有人责备他，而我，为了叫他以后不再干出这种荒唐的暴行，却受到了众人的许多责难。

“不公平！不公平啊！”我的理智说。令人痛苦的刺激逼得我的理智一时早熟地发挥了威力。而我的决心也同样被鼓舞起来，催促着我采取什么特殊的方法，从这难以忍受的压迫下逃跑，或者永远不再吃喝，听任自己饿死。

在那一个悲惨的下午，我的灵魂是多么惶恐不安啊！我整个脑海里是多么混乱啊！我整个的心又多么想反抗啊！然而，这一场精神上的搏斗，是在怎样的黑暗、怎样的愚昧中进行的啊！我无法回答内心的这个不断提出的问题：为什么我这样受苦？而直到隔了多少年



以后的今天,才看得明明白白。

我在盖兹海德府,是个和大伙儿合不来的人。我跟那儿的人谁也不像,跟他们没有一点儿一致的地方。如果说他们不爱我,那么老实说,我也一样不爱他们。我是个异种人,在脾气、能力、爱好上,都和他们相反;我是个没用的人,不会迎合他们的趣味,或者增加他们的快乐;我是个有害的人,对他们的虐待越来越气愤,对他们的见解越来越鄙视。对这样一个和他们之间谁也没有共同感情的人,他们没有必要喜欢我。当然,如果我是个聪明美丽、无忧无虑的孩子,哪怕我还是一样地要靠人养活,一样地没有朋友,可能所有的人对待我的态度,会比现在好一些。

渐渐地,阴沉的下午转为凄凉的黄昏,屋子变得黑暗起来,我的勇气也随之消失了。人人都说我坏,也许我真的是坏吧!我从死想到了墓穴,想到了墓穴里的亲舅舅,想到了亲舅舅的灵魂,甚至还幻想出一张光轮围绕的脸。这对我,真是又渴望又害怕。

这时,墙上闪过一丝亮光,接着又溜到天花板上,在我头顶上跳动。满脑子想着恐惧事情的我,神经已脆弱到了极点,竟然以为这真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鬼魂的先驱。我的心怦怦乱跳,我的头发烫,耳朵里充满了一种声音,我感到有样什么东西在我身边,我感到压抑,感到窒息,我再也忍受不住,冲到门边,拼命地使劲摇锁。

“把我带出去!让我到婴儿室去!”我抓住了开门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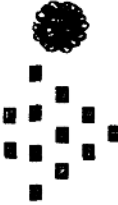
来的白茜，“我看见一道亮光，我想一定有鬼要出现了！”我甚至不顾一切地向死板着脸的里德太太求饶：

“哦，舅妈，可怜可怜我！饶了我吧！我受不了！用别的方法惩罚我吧！我真要吓死了，如果——”

“闭嘴！这样穷凶极恶，太讨厌了。休想得到宽恕。”毫无疑问，她心里准是这么想的。我在她眼里，是个早熟的演员，她已把我看成是一个脾气暴戾、心灵卑鄙、狡诈阴险的混合物。她猛地把推回去，锁在屋子里。没多久，我便失去了知觉。



第三章




在我的记忆里,接下来的一件事是,我感到像做了一场恐怖的噩梦似的醒了过来,而那无法摆脱的恐怖感死死地抓住了我,弄得我神志恍惚。不久,我觉察到有人在摆弄我,把我扶起来,搂着我,让我坐着。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慈爱地抱过我或者扶过我,我把头靠在枕头上,或者是靠在谁的胳膊上,觉得很舒服。我还知道一位绅士坐在我枕头边的椅子上,正低着头看我。

我认识他,他就是药剂师劳埃德先生。以前哪个佣人生了病,他就被请来。婴儿室里来了这样一个与里德太太没有任何关系的人,我深信自己得到了保护。他握着我的手,微笑着说:“咱们不久就会很好了。”随后,他又对白茜嘱咐了几句,就走了。

这以后,白茜变得非常温和、有礼貌,她甚至关照说,夜里要什么,可以叫醒她。

而我清醒地度过了这个不眠的漫漫长夜。

红屋子事件发生以后,并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疾病,它只是叫我的神经受了一次震惊,我直到今天还心



有余悸。是啊，里德太太，你让我的精神受到了摧残，尝到了可怕的痛楚。但是我该原谅你，因为你并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，你扯断我心弦的时候，你还以为是在根除我的坏习性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起来了，坐在壁炉旁边。我感到身体虚弱、支持不住，但是，我最严重的疾病，还在于一种说不出来的心灵上的痛苦。这种痛苦不断地叫我默默流下眼泪，我刚把一滴咸咸的眼泪从脸颊上拭掉，就又有一滴跟着落下。尽管里德家的人一个也不在，尽管白茜对我很体贴，可我那受了摧残的神经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，没有一种宁静能安慰它们，也没有一种乐趣能合意地叫它们兴奋起来。

白茜从厨房里带来一个馅饼，用色彩鲜艳的盘子盛着。盘子上画的是极乐鸟栖息在旋花和玫瑰花蕾的花环里，美极了！我曾经要求过好几次，想把它拿在手里仔细看看，但是在这以前始终被认为不配有这个权利。现在，这件珍贵的瓷器就搁在我的膝盖上，而且我还可以吃里面那个精美可口的小圆面饼。徒然的恩惠啊！来得太迟了！我吃不下这个馅饼。鸟的羽毛，花的色泽，似乎都变得黯淡了。我把盘子搁在一边。

于是，白茜又用书来哄我。它就像一帖暂时的兴奋剂一样奏了效，我央求她到图书室里去把《格列佛游记》拿来。这本书我曾经津津有味地看过一遍又一遍。我甚至相信，早晚有一天，我出去长途旅行，会真的亲眼看



到一个大人国和一个小人国呢！可是当我拿到了这本心爱的书、一页一页地翻看的时候，一切都显得乏味透了。我合上书，把它放到盛着馅饼的盘子旁边。

这会儿白茜正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哀伤的歌：

……

天堂是家，我可以在那儿安息，

上帝啊，你是可怜的孤儿的朋友。

听到这儿，我又忍不住哭了。

“好啦，简小姐，别哭啦。”白茜唱完以后，说道。其实，她还不如去对火说：“别烧啦！”可是，她又怎么能猜到我忍受的病态的痛苦呢？这时，劳埃德先生又来了，他让我告诉他，我为什么哭。我说：“我是因为不幸才哭的。”

这话肯定叫善良的药剂师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他盯着我，把我打量了一番，说道：

“你昨天怎么病的？”

“她摔倒了。”白茜又插话了。刚才她已经插嘴胡说我是因为没能跟太太坐马车出去才哭的。

“摔倒！这可就又像个娃娃了！她这么大，还不会走路？她总有八九岁了吧。”

“我是被别人打倒的，”自尊心受到屈辱带来的又一次痛苦逼得我直率地解释道，“不过，我生病不是因为这个。”

这时，仆人们吃饭的铃声响了。白茜只得离开。劳